



幼年时的王争。



少年时代，王争用嘴含笔苦练书法。



2012年，诺丁汉大学博士毕业时，王争与学院工作人员合影。

“无臂教授”王争的《海阔天空》

“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”

对王争来说，真正的考验，从来不是那些冷眼与嘲笑。

8岁时，他痛失双臂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——用双脚穿衣、洗漱、吃饭。彼时，父亲作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：不送儿子去特殊学校，坚持让他回到原来的学校和同伴当中。

回校后第一件事是重新学写字，花了两年多，他才慢慢跟上同学的速度。起初练软笔书法，后来练硬笔，也尝试过各种办法——用绷带将笔绑在脚上或肩膀上，效果都不理想。最终，他开始用嘴含笔写字，练了差不多大半年后，眼睛近视了。“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语气很平静。

回到原来的教室后，同学们如何看待王争身体上的变化？

“跟我接触过的人，慢慢会忽略这个。”王争说，“残疾是一种生理特征，就跟有些人头发直、有些人头发卷一样。时间久了，你就看不到这些，看到的是对方内在的东西。”

歌曲里所唱的“冷眼与嘲笑”，王争并没有碰到多少，就算有，也是无意的。小学时，同学之间会说“谁喜欢班级里的谁”。有一天，他们又聊到了这个话题，突然有人冒出一句“你不用提王争，王争将来找不到女朋友的”。“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‘咯噔’了一下，有点失落，感觉我跟其他男生不一样。”

同学说这话时，并无嘲讽之意，可就是这句无心的玩笑话，比冷眼更让人无处躲藏。

如何化解这种难堪？王争说，其实这需要一个过程。“老师要我把更多时间花在学习上。我也慢慢意识到，如果学习不好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前途。”后来，他一心扑在学业上。高考后，他被浙大破格录取。

大一那年，母亲在校外租房照顾他，但他内心特别渴望住进宿舍。

“高中时，我就特别羡慕住校的同学。每次早自习开始前，他们会聊起前一晚宿舍里发生的事情。他们的生活，我无法融入并体会。”

大二时，母亲生病了，无法再继续陪读，刚好他们要从浙大西溪校区搬到紫金港校区。“我立马决定，到了新校区，要学会独立生活。”

“特别感谢那些同学，我一过去，就把我当作他们当中的普通一员，让我感觉不到异样，融入得特别快、特别好。”

室友们经常忘掉他的身体状况，喊他去打篮球。“这种‘被忘掉’的感觉，比‘被照顾’更让我舒服。”

从“回到原来的教室”到“住进宿舍”，王争说，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其实是同一件事——“我不想被隔开，我想跟别人一样。”

于王争而言，歌词里所唱的“理想”，从来不是什么震撼人心的宏大叙事。它朴素而微小：不被割裂，不被另眼相待，不会因一句无心的玩笑便生出隔阂。然后，像所有人一样，坐在教室里，住在宿舍里，被喊去打球。偶尔被忘记，常常被接纳。

“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”

国内博士学业即将完成、毕业论文接近收尾之际，王争决定保留学籍，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再攻读一个博士学位。这一选择，源于2007年一次赴英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。

“那次英国之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”王争说，他从小喜欢探索世界，英语成绩也一直突出，“从学英语开始，我就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。我觉得这门语言是了解世界的窗口。”

真正作出出国的决定时，他已接到浙江大学留校任教的意向通知。在安稳与自由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
他作决定的方式，是“通知家人”。“我妈妈来看我，我们在浙大食堂吃饭。我毫无预兆地跟她说，我要出国了。”

他回忆，母亲听到后马上流下了眼泪。在她眼里，儿子一路走到今天已历尽艰辛，她本为之骄傲，以为前路已然铺就，职业生涯会平稳顺遂。可如今儿子却要远赴万里之外，再去攻读一个博士学位。异国他乡孤立无援，四年变数难料。母亲看见的不是一场深造，而是儿子又



王争和父母的合影。



2005年，王争和浙江大学本科同学合影（左3）。

2017年，王争攀登莱斯特郡Bradgate Park公园山顶。

一次独自奔赴未知的艰难。

“但后来母亲也没有阻止，而是开始与我探讨出国留学的细节。”这份不羁的选择，最终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。

王争说，他出国时26周岁，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。一到英国，就遇到了不少“技术性问题”。

“从家里出门去超市购物，这么简单一个任务，对我来说，我必须像计算机程序员一样把它一条一条分解，大概可以分解成六十几个步骤。出门后怎么把门锁上，钥匙怎么插进去。出了门以后，怎么坐车，怎么认路。到了超市怎么去取钱，自动柜员机怎么用，货架上的东西怎么拿、怎么包装、怎么运回来……”

分解步骤，后来成了他学习和生活中的一种习惯：凡事都提前规划。别人准备一天，他就准备三天；别人准备三步，他就准备三十步。

从浙大食堂里那句“我要出国了”，到英国超市里六十几个步骤的“生活拆解”，王争用一次近乎任性的选择，兑现了那句“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”。自由的代价不小，但他说，现在就去做，才不枉此生。

“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”

在英国，王争一路做到邓迪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。

“英国讲师是终身制的，没有退休年龄。”2016年，他从讲师升为教授。“职业发展比较顺利，工作很稳定，压力也不是特别大。”

时间久了，王争感觉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挑战性，一眼可以望到头。

“中国发展那么快，有那么多变化，非常精彩。我们做的研究跟中国

有关。从海外看中国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旁观者，把中国的一些问题从客观角度看清楚。但一些制度落地的细节，如果你没有置身事内，就看不到。很多细节不是成文的，在报纸上看不到，光看文献也看不到。这一切，都需要你在国内自己去感受。”

那时候，王争一有机会就回国考察，跟国内学校开展交流。后来，他觉得每年回来几次远远不够，可能需要长期生活在国内。

“新冠疫情影响的三年里，我被困在英国，母亲也是那会儿离开的。家庭的原因，加上职业的思考也成熟了，我决定回到国内，做中国问题的研究。”

2023年3月起，中英直航航班陆续恢复。当年5月，王争回国。

他选择落脚广州。一方面，他是广东女婿；另一方面，他喜欢广东的氛围。“广东人心态比较开放，商业文化比较发达。”

现在，他在广东财经大学任教。在学生面前，他没有说“要坚强”，也没有说“要努力”。

“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但不用怕。”王争说，怕，是人之常情；不怕，是因为心里还有想走的路。

“什么事都不要追求绝对的完美。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就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好，可越是这样，越怕犯错。要给自己一个容错的框架，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不完美。只要不完美就失落、就挫败，慢慢地，潜意识里就把那条想走的路排除了。”

“如果没有自驱力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就会一事无成。这个影响是致命的。”

“一个人到了大学，开始脱离父母了，就要慢慢去自省：从小到大，哪些观念、哪些影响，对我长期发展是不利的，那我就要去改，去寻找自己的路。”

王争说，他用自己的人生选择回应了那句歌词——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怕，还是往前走。

采访手记

昨天上午，记者采访王争教授时，发现他语速极快，思维跳跃，一个问题能带出好几个故事，但说到某些细节时，他会突然停下来。比如，讲到母亲在浦东机场哭得说不出话；比如，讲到同学那句无心的玩笑让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他不喜欢被同情，也不喜欢被贴标签。身边人说他“该吵吵该闹闹”，家人从来不把他当特殊的人。他反复说：“残疾只是一种生理特征，就跟有些人头发直、有些人头发卷一样。”

他最打动我的，不是“无臂教授”这个标签，而是他做选择的方式——通知家人、不商量；保留学籍、去英国再读一个博士学位；在英国做到终身讲席教授，又选择回国。每一步都是“走向远方”，每一步都是“不羁放纵爱自由”。

但他又说：“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”

这大概就是真实的人生。不怕跌倒，是假的。但怕着，还是往前走，才是《海阔天空》里那句“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”的真正含义。

（孙 肖）

记者 孙 肖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